



129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Stefan Zweig

[奥] 斯台芬·茨威格 著

Stefan Zweig

张玉书 译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奥] 斯台芬·茨威格 著

Stefan Zweig

张玉书 译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奥)茨威格(Zweig, S.)著,

张玉书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7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978-7-5327-4536-4

I. 一… II. ①茨…②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0111号

Stefan Zweig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BRIEF EINER UNBEKANNTEN

Stefan Zweig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责任编辑 李月敏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15,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536-4/I·2567

定价: 1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2-52397878

## 译本序

茨威格初登文坛时，是个才气横溢的抒情诗人，接着又以剧作引人注目。早在大学时代，茨威格已先后发表了两部诗集，《银弦集》和《早年的花环》。作为作家，茨威格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大学二年级时，茨威格到柏林去学习了一个学期，主要时间不是用在课堂里听讲，而是用来认识社会，认识人生。

柏林之行开阔了茨威格的视野。他生活在富裕的维也纳市民阶层，来往的都是有教养有地位的上层社会男女，何尝接触过被社会唾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何尝认识过那些离经叛道、用自己怪异荒诞的艺术作品来和现存社会抗争的现代派诗人和艺术家，又何尝了解社会的阴暗面、臭气冲天的阴暗角落。他走进那些未来派的俱乐部，接触到他从未打过交道的酒鬼、同性恋者和吸毒分子等遭到社会摒弃的人，接触到一个他从未闻所未闻的世界。人生是那样的广袤无垠，光怪陆离，五光十色，有光明有黑暗，有善有恶。更重要的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一切闪光的并非全是金子，而一切乌黑的也并不全是粪土。他于是懂得了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懂得了文学应有的广度和深度。当时初次接触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

玛佐夫兄弟》就是深刻的典范。茨威格深思了。

茨威格本来踌躇满志，这是一个初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惯有的心情。但是他有足够的自知之明，能够客观地分析和比较自己的作品和名家的杰作，找出差距。他还太稚嫩，太肤浅，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他把一本几乎已经完成的长篇小说付之一炬，并且下定决心，先不忙着写作，而是听从德默尔的忠告，先通过翻译向名家学习，再从事写作，尤其不要贸然动手写长篇。

他似乎陷入一个写作的危机，实际上他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他可以居高临下地俯瞰自己过去的作品。他赢得了一个大相当大的距离，可以不带偏见相当客观地评论自己的作品，就像评论别人的创作一样。他花了三年时间，在集中精力从事翻译的同时，深入生活，学习写作，创作了他最初的中短篇小说。

《夜色朦胧》是茨威格于一九一一年发表的小说集《最初的经历》的第一篇。一个少年在夜色朦胧之中和一个神秘的少女度过了几个销魂荡魄的夜晚，而始终不知道这迷人的女神究竟是谁。他的三个表姐，还有其他女眷，都有可能，又都不可能。他探询、查考，终不得解。少女夜间激情似火，白天冷若冰霜，使少年陷于迷惘。他一直把二表姐当做是那个默默不语和他共度良宵的仙女，把她供在心里，把纯真的爱奉献给她。为了看她一眼，他爬上她窗前的大树，最后从树上摔下，折断腿骨。这个爱的哑谜使他痛苦，也给他带来神秘的欢乐。可在他卧床养伤的时候，朦胧夜色中的女神飘然而至，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貌。出乎意料的是，这位女神不是他朝思暮想的二表姐，而是他根本没有想到过的三表姐。他简直以为自己身在梦中，那是朦胧夜色之中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幻梦。

茨威格用印象主义手法描绘朦胧夜色中的花园和令人目迷神眩的幽会：

夜色朦胧，万籁俱寂，馥郁的浓香使人心醉，泄露了淹没在黑夜之中的似锦繁花。泉水淙淙，树影幢幢，更使人感到花园的幽深，林木的茂密。

夜，神秘莫测，清凉静谧，暑热消退，喧声尽逝。少年的心里可并不平静，青春在骚动，激情在翻腾。朦胧的渴望，无名的惆怅驱使他在林间徘徊，在树下踟蹰。突然间一道白光，一缕轻纱，一片浮云，从天外飞来一个仙女，从夜空降落一个女神，像朦胧的夜色一样虚无飘渺，似真似幻，飘然而至，倏然而逝，只留下荡气回肠的回忆，嗒然若失的怅惘。这意外的艳遇，销魂的时光，激情如火，柔情似水，像一阕迷人的夜曲，诗意盎然，动人心弦，汇成小说《夜色朦胧》的主旋律。

一到白天，这阕浪漫主义的夜曲便戛然而止。现实中只有贵族小姐，上流社会的女子。她们全都娴雅端庄，神情高傲，态度凛然。这些冷若冰霜、稳重审慎的小姐当中竟会有一人和他共度销魂荡魄的夜晚，向他揭示爱情的秘密，让他痛饮人生欢娱的香醇醉人的玉液琼浆！在朦胧的夜色中，在幽静的树林里，这位谜样的女主人公卸去了白天骄矜的面具，露出怀春少女的本来面目，渴望着爱情的欢乐，毫不忸怩作态。然而她毕竟还是这个阶层的特殊产物，即使在恋情正浓，最为销魂的瞬间，她也不忘保守秘密，绝不让少年知道她究竟是谁。她像精灵一样，出没于朦胧的夜色之中，来去飘忽，行踪诡秘，是娇羞？是顾虑？是视爱情为儿戏的习惯和本能？啊，这奇怪的变幻，白昼和黑夜，现实和虚幻，热烈和冷清，矫饰和纯真，像两个旋律交替出现，把这不懂世事的少年弄得目迷神眩。是他经历了一场幻梦，梦见仙女下凡，还是这些小姐善于装假，使人真伪莫辨？这

扑朔迷离的昼夜变幻，给他欢乐，给他痛苦，使他意外地钟情，使他过早地失恋。如果说这也是伦勃朗光与影对照的技法，那么这个朦胧夜色中发生的迷人故事，则是为了衬托强光照射下白昼的现实生活业已失去纯真，变得虚伪矫饰。

这离奇的故事说明上层社会奇怪的双重道德。这对于涉世未深、真情未泯的少年自然是个痛苦的洗礼。真相大白之后他反而大失所望，感到受骗，受到愚弄，他纯真的初恋被人戏耍。这意外的爱情经历和奇特的失恋之苦，给他留下苦涩的回味和难以磨灭的伤痕。他带着一条跌断后重新治愈的腿和一颗受伤后难以愈合的心离开了表姐，告别了少年时代，走进了更加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成年世界。

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小说集《马来狂人》，标志着茨威格的写作已达到了成熟期。这个集子收入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一个对爱情忠贞不贰的痴情少女的绝笔。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情窦初开，暗恋着邻居青年作家 R。五年后她重返维也纳，每天到他窗下等候，只求委身于他。被他误认为卖笑女郎，也绝不向他暴露身份，绝不向他呼救求援，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的重担、社会的歧视、贫困的折磨和疾病的摧残。她一生念念不忘这段恋情，直到他俩爱情的结晶，由她独自抚养的儿子得病夭折，她自己也身患重病即将辞世之际，才写下这封没有具名的长信，记述了这则近乎荒诞却又真实，令人叹为观止的悲惨故事。这封几十页长的绝笔信，赚得多少多情读者的同情之泪，也激起许多争论和喟叹。这种无所企求、真挚无私、充满献身精神的爱，在肉欲横流金钱施虐的时代，更显得超凡脱俗、凄婉动人。一朵鲜花在隐蔽的角落无声无息地枯萎，只有这一叠素笺，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吹来一阵凄惨的冷风，带来已

逝者的信息。大半个世纪过去，不少现代女性认为这种恋情荒诞，不少同样属于现代女性的读者认为她的感情可贵。大家觉得这个陌生女人不俗不凡，不把爱情视为商品，视为交换手段。她无所企求，无所畏惧，她追求的是理想的爱，是和这崇尚物质的时代相悖的爱。她表现出勇气、献身精神，在悲歌似的故事里有一股英雄气概。她敢于追求爱情，不惜为爱作出牺牲，敢于面对命运，向命运向社会挑战。她失败了，但并非失败者。

难怪高尔基读了这篇小说不由得拍案叫绝，在给茨威格的信里，他写道，这篇小说“以其动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我深为震动。读着这个短篇小说我高兴得笑了起来——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然毫不羞耻地哭了起来”。

小说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便是如此。一九一二年七月，茨威格自己便收到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信上谈到四年前一个夏天的夜晚她初次邂逅茨威格，并在前一天晚上和他再次相遇。这位女郎称赞他的诗作和他翻译的比利时现代派诗人魏尔哈伦的作品，并且发表对于翻译的意见：“昨天我坐在你旁边，突然想到：一个人一辈子是否翻译……魏尔哈伦，这并不是无所谓的事情。告诉我你翻译谁的作品，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怎么翻译，也说明你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再创作’，真是妙不可言啊！”

这位陌生女人便是青年女作家弗里德里克·玛利亚·封·文特尼茨，茨威格后来的妻子。这封异乎寻常的来信引发了一段刻骨铭心缠绵激烈的恋情。外貌娇柔，内心坚强的弗里德里克清楚认识到，茨威格对于艺术创作表现出压倒一切的兴趣，全力以赴追求尽善尽美，精



益求精，而在情爱生活上则相当轻率。要他结束单身贵族的生活，放弃他恣情漫游的芳丛，又专心致志地从事著述并非易事。就在这对情侣双双堕入爱河，恋情正浓之时，巴黎在召唤他。一九一三年三月三日，茨威格抵达巴黎。几天之后，便开始了他那热火朝天的巴黎之恋。他的恋人玛赛尔，一位制作女帽的巧手，是个不幸的女人，备受丈夫的虐待，很快就委身于他。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销魂荡魄、激情如炽的时光。

这炽烈的巴黎之恋并没有使他忘却维也纳的深情。他生活中挚爱的两个女人性格迥异。玛赛尔热情如火，弗里德里克温柔似水。一个奔放，一个含蓄。一个给他以感官上的极度欢乐，一个给他以心灵上的最高慰藉。这两个女人都毫无保留地向他献出自己的爱，她们在他的心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使得这个一向无忧无虑的上天的宠儿体验到强烈的思想斗争。他把这两个女性进行比较，发现玛赛尔和弗里德里克是多么相似，她们对待他的感情是严肃的，对他只怀着渴求奉献，不图回报的爱情。

这样炽烈的恋情自然不可能戛然而止。五月五日，茨威格便收到玛赛尔从巴黎的医院里寄来的信。“一封没有责备的信，因而七倍的感人。我为远离而感到羞愧：这封信又提醒我回到感情中去。我第一次在我的回信里对她说了她所期待的、使她解脱的话。叫我在远方说话比在跟前说话要容易得多。我在极端羞愧和极端无耻之间摇摆。我在这方面趋向极端。”倘若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这巴黎恋曲还会响起几个缠绵悱恻的和弦。

也许是这两段别具芳香的爱情汇成了他的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爱情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不难在小说的男主人公，作家R身上依稀看到茨威格的身影，一样多情，一样健忘，一样酷爱旅行，一样具有双重性格。这篇小说也许是他对他生活中出现的这两个

对他报以真情的陌生女人的永久思念和对自己内心矛盾的诗意剖析。是否有些许自责？ 些许内疚？

《马来狂人》是茨威格的代表作之一，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齐名。印度洋上的赤道之夜，郁闷炎热，令人窒息。船舷旁黑暗的角落里，有一个借酒浇愁的怪人。从他的嘴里，我们听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个德国医生，由于偶然的过失，流落在亚洲热带丛林中苦熬岁月。突然有一位美丽的贵妇人奇迹似的闯入他的生活，求他帮她堕胎。他同意干这违法的事情，条件是：她必须委身于他。这个高傲的女人向他报以一声轻蔑的长笑，转身离去。他像马来狂人似的对她穷追不舍。

这个生性高傲、宁死也不愿受辱的女人，不幸做了商人妇，内心苦闷，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不幸怀孕，在求救时又不幸遇见了一个乘人之危的医生。于是她铤而走险，不惜冒生命危险，让一个无知的老嫗为她堕胎，最后流血不止，悲惨地死去。弥留时，她并不追悔往事，也不惜一死，只怕死后名声受到玷污。

医生发狂似的跟踪追去，不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为了向她提供帮助。他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促使这个女人出此下策，造成她的死亡，但是在她死后，他却成了她遗嘱的执行人，为捍卫她的名誉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他以决死的态度迫使法医签署“暴病身亡”的验尸证明。然后放弃一切，乘上返回欧洲的海轮，暗中守护着她的灵柩。在她丈夫打算移棺上岸，以便开棺验尸的紧急关头，他从船上纵身下跳，和铜棺一起沉入海底，以生命为代价履行了自己在死者弥留时许下的诺言。这些行动虽然不能完全抹杀他过去的卑劣行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补赎前愆的诚意。

在这篇小说里，茨威格不仅仅是要叙述一个离奇的故事，而是通

过心理分析的方法让我们看到人的灵魂深处各种激情的波动。就是这些内心世界的惊涛骇浪造成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使得表面看来怪异荒诞的现象变得合情合理。茨威格不是用犀利的解剖刀和外科医生的客观冷静解剖人的灵魂，然后不动感情地写下病历和诊断书。作者在发掘人物内心、刻画人物命运的时候，显然充满了同情。作者动情，作品动人。这是他的作品直扣心扉、引人共鸣的一大秘诀。

茨威格的特色在于对心灵的挖掘。他把我们引入一个奇妙的世界，似曾相识却又陌生。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看到的芸芸众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平静，外表平静。没有战乱，没有灾祸，没有使人大悲大喜的原因，然而内心如波涛汹涌的大海，潮涨潮落，骚动不宁。内在的激情、愿望、冲动在翻腾。《马来狂人》中的那位男主人公，生活在丛林里，炎热的天气、单调的生活、难熬的孤寂，使得这位医生的心早就像一根绷紧的弦，潜藏着无穷无尽的能量。待到那位商人的妻子飘然而至，他内心的狂澜便再也控制不住，情节便以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惊人速度发展，一泻千里，直到悲剧的结尾。我们眼前只看见一个人在飞奔，骚动不宁的内心驱使他一往无前。他想救她，想帮助她，想阻止她跳进毁灭的深渊。可是她也在飞奔，她是在逃避这个对她不安好心的男人，她在维护自己的尊严，她在逃向死亡。小说的情节是平淡的。没有海啸台风，没有雷鸣电闪，没有隆隆炮声，没有人喊马嘶，然而在这两个人的心里，却是怒潮起伏，狂涛激荡。一个在奋力地追，一个在没命地逃。一个急于表白、急于道歉、急于警告，另一个在愤怒地谴责、厌恶地唾弃、恐惧地惊叫。而这一切都在无言之中进行。

《家庭女教师》和《火烧火燎的秘密》是小说集《最初的经历》中的两篇小说，作者试图以孩子的眼光来窥视成年人世界。这一独特

的视角使得维也纳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呈现出引人注目的色彩。家庭女教师在有钱人家里的地位仅仅高于仆人和女佣，是纨绔子弟猎取的对象，往往被男主人或小主人勾引，沦为情妇。事发之后，便被无情地逐出家门。两个天真单纯的小姐妹，亲眼目睹了她们亲爱的家庭女教师遭受这样的命运。她们感到胆战心惊。成年人的世界像密林一样阴森可怕。同样，《火烧火燎的秘密》中的小男孩也发现了一个使他震惊的秘密。他和母亲在饭店度假时结交的那个大朋友，原来在追求他的母亲。这个和蔼可亲的花花公子，利用这男孩接近孩子的母亲。等到这快到中年的妇女一旦坠入情网，这迟来的恋情立即迸发出强烈的火焰。孩子窥视了成年人的秘密，深感受到欺骗，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来挫败这骗子手的阴谋，救回他的母亲。这两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之间感情的互动，心理的变幻，力量悬殊的搏斗，使得这部作品悬念迭起，情节紧张。

茨威格一向被人视为只善于描写香艳恋情，醉心风花雪月，从不关心政治。《十字勋章》等短篇小说可以证明这种论述的武断和荒谬。

拿破仑一生东征西讨，所向无敌，战果辉煌。可是遇到人民战争，这位常胜将军依然受挫。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又因为希特勒在一百三十年之后重蹈覆辙，拿破仑在一八一二年的侵俄战争广为人知。为人忽略的是拿破仑在这之前，在一八〇八年还有一次失利的征战，那便是侵略西班牙遭到挫败。他麾下百战百胜的大军，遇到西班牙人民的顽强抵抗，终于无功而返。他的大哥约瑟夫被封为西班牙国王也未能坐稳他在马德里的宝座。《十字勋章》的背景便是这段历史。

法国侵略军在一位上校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西班牙某地。

这批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法军官兵苦于找不到和他们正面交锋的敌人，却在树林里陷入西班牙人的埋伏。真是密林之中草木皆兵，并非疑神疑鬼的幻影，而是有血有肉的西班牙勇士。法军遭到伏击，伤亡惨重，只有法军上校，这位因为骁勇善战荣获十字勋章的上校九死一生躲在树林里。饥渴难耐，他换上被他们打死的西班牙人的服装，冒着生命危险在附近的村子里乞讨食物，然后返回林中躲藏。翌日，法军增援部队赶到，上校忘乎所以地奔向自己的同胞，却被他们在惊恐中用乱枪打死，因为他身上穿的是西班牙人的衣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他击毙的法军士兵在他口袋里找到了那枚十字勋章，十字勋章并非护身符。

这篇小说从侧面歌颂了西班牙人民为捍卫祖国抗击强敌而进行的无比英勇极为惨烈的人民战争，为侵略者勾勒了这无谓的可悲的下场。难道茨威格仅仅想描写十九世纪初在西班牙的一个无名树林里发生的这一小小的插曲？这个被人误认为和平主义者的优秀作家，纤细入微地描写了这位上校一天一夜蛰伏在树林里经历的极度惊恐和难以忍受的饥饿，给读者留下了掩卷深思的巨大空间：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谁举起利剑，必将死于剑下。这位上校的悲剧下场不是也预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侵略军的命运？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是反战的名篇，茨威格的《十字勋章》也是一篇反战的佳作。

《日内瓦湖畔的一个插曲》是另一篇反战的小说。它没有描写战争的残忍和恐怖，而是以一个俄罗斯士兵在瑞士的遭遇来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违背人性。一个在远离尘嚣宁静偏僻的俄罗斯草原上生活的农夫，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一场既与他无关，他也不明白的战争，远离家乡，到异国他乡去充当炮灰，或屠杀无辜，或被人屠杀。他要摆脱这不幸的命运，重返家园，却不可能。前线 and 家园，相隔千山万水，无数国界，到处是陌生的人，陌生的语言。故乡在朦朦胧胧的东

方，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只存在于梦想和憧憬之中。难道这只是一个个人的悲剧？

看完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集，可以发现他的小说的题材并不局限于风花雪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充满诗情画意的和平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杀声凄厉炮声震耳的战乱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到法西斯统治，人类的命运都受到作家的关注，在他的作品里都有体现。但是题材不论是今是古，情节不论抒情还是揭露，手法不论古典还是现代，小说总是洋溢着人性，充满了诗意。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主要是人的内心世界。有人称他是“心理”现实主义大师，也有人说他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现代派。

文艺创作不可能不师法前辈，问题在于如何广采百家之精华，形成独特的风格。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绝不意味着割断历史，不要传统。茨威格的创作究竟算是哪一家哪一派？他认真学习过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司汤达，同时又热衷于翻译魏尔哈伦、魏尔仑、保罗·瓦雷里。他研究过尼采的哲学，也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学说。他对现代派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创新，揭露社会的独特手法颇为赞赏。能说他是现代派？可是他对歌德推崇备至，他作品里有非常明显的古典文学烙印。能说他是古典文学的嫡传弟子？我们于是想到海涅的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断：“对每个天才都必须进行研究，都只能以他想干什么来评判他。这儿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是：他有没有掌握表现自己思想的手段？他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手段？这样做才算脚踏实地。我们不再以主观的愿望去框别人的形象，而是努力理解艺术家在体现自己的思想时所拥有的天赋的手段。”

茨威格并没有在表现方式上标新立异。他整个的倾向是写实的，

离奇晦涩、怪异神秘的东西与他无缘。尽管他写的人物是被生活压成奇形怪状的畸形人，他们的心灵是扭曲的，但是对他们的表达和描述并不古怪亦不荒诞。他并不是把一些脓血污秽当做珍奇，颇有得色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在描写他们的伤痕和血迹的同时，对他们的不幸倾注了满腔同情。这就不同于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正如梅林所说，兴致勃勃地去描写肮脏病态的东西，仿佛这不加选择的客观描写本身便是目的。同时也不同于日后的新写实主义，这些人早已心如槁木死灰，可能是哀极而心死，作品有一股冷峻肃杀之气，令人心悸颓丧，悲观消沉，似乎业已看透人生，故而调子低沉。而茨威格的作品里有一股激情，在黑暗中有一线光明。在那些人类渣滓身上，他还要去寻找一丁点可以肯定的符合人性的东西。这样人们的失望之中还有一点希望，在颓丧之余还有丝毫慰藉。这就是他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东西。

茨威格善于采百花之蜜，取百家之长来为己所用，并且予以发展，成为独创。在他的小说中，例如《夜色朦胧》的开头，不仅可以看出印象主义手法的痕迹，甚至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大师的文学宝库，但是故事的完整、情节的安排、诗意的氛围，又可以看出古典大师的影响，合在一起就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

茨威格的作品偏重感情生活，着重内心世界。在他的小说里，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宏伟的场面，没有惊心动魄、曲折离奇的情节，功夫在内心矛盾的刻画和描绘，内心世界的发掘和解剖。他不仅善于运用内心独白，也善于运用情景交融的客观描绘或第三人称叙述等手法。总之，为了达到目的，任何艺术手段均可为我所用。不是为技巧而技巧，而是有自己的艺术目的，思想目的。抒情的气氛，生动的情节，深刻的心理刻画，丰富的思想内涵，全都包括在内。而这一切恰好是各种读者从自己不同的艺术趣味的角度出发都会欢迎的。这就是

他成功的秘诀。

茨威格着重刻画内心，但也不忽视故事情节。他喜欢以第一人称叙述，而为了使人物能真的倾吐衷情，必须用特殊的环境。叙述者不可能无动于衷地叙述，再客观也难免有主观感情色彩。以《马来狂人》为例，这些情节实在也是心理分析所必需的。我们从茨威格得到的启发是：对任何技法不存偏见，不以个人爱憎决定取舍。现代派文学的手法当年对茨威格而言，是真正的新奇，真正的新颖。他吸取其中的滋养，可并未变成它们的奴隶。就题材而论，他并不限于施尼茨勒的“爱与死”；就技法而言，他也没有写过一篇纯“内心独白”的小说。便是心理分析，他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种种途径来进行。或描写历史画卷，或刻画内心活动，或用情景交融的手法。而且特别与众不同，他的小说总笼罩着一股或浓或淡的诗意气氛，这大概和他从写诗起家密不可分。

心理分析是茨威格小说的一大特点，意识流也是茨威格经常采用的手法。人们往往把茨威格的作品当做弗洛伊德学说的注解，仿佛茨威格也是一个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家。可是罗曼·罗兰说：“能用一个定义全面概括的作品，都是毫无生命的死物。”茨威格的作品恰好充满生机，半个世纪来，读者对之始终兴趣盎然。显然，茨威格学习了意识流的手法，而没有亦步亦趋地模仿这一派的写作技巧。了解一下茨威格对意识流小说的态度，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茨威格。

意识流小说相对传统小说而言，是一个突破，一种变革。它开拓了新的天地，展现了新的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也就是茨威格在评价弗洛伊德时说的那些“显现在地上，又深埋在地下”，被人“庄严地宣布为禁区”的“情欲世界”。照理这样的小说应该是人们喜闻乐见、百读不厌的读物才是，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以乔伊斯的《尤利西



斯》为例，关于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很多学者在文学史和文学专著里面都有很多论述；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只介绍一下茨威格自己对这部小说的评论。

一九二八年，茨威格读了《尤利西斯》以后，写了一篇《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简介》。文章一开头茨威格便写道：

“使用说明：请先找一个结实的支点，这样在阅读这部篇幅无比浩瀚的长篇小说时，不必从头到尾把书捧在手里，因为此书几乎长达一千五百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活像一个铅块。”他提到，有人把这本书捧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散文作品”和“我们时代的《荷马史诗》”。他警告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心里不要产生“稀奇古怪的种种期待”，而要“拿出全部耐心和公正（因为阅读时也会恼火）”，然后再开始阅读。第二部分，他提到：“种类：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吗？不是，根本不是：是从人的精神里产生出来的一团混乱，是一首宏伟壮观的狂想曲，是在头脑里演出的稀有罕见的瓦尔普吉斯山上的狂欢之夜<sup>①</sup>，一部描写心理状态的电影，它以飞快的速度一掠而过，微微震颤。与此同时，辽阔宽广的心灵景色充满了才气横溢、灵巧精美的细节描绘，摇摇晃晃地从你眼前闪过。双重的思想、三重的思想、各式各样的思想重叠映现，杂乱无章，拥挤不堪，蜂拥而来。是心理学的一次纵酒狂欢，配备了一台新式技巧的速拍缓映机，把人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内心波动都分解成它们所含有的原子。是潜意识的一支塔兰台拉舞曲，奔放，疯狂，各种念头飞快旋转，汹涌奔流，把正好横在路上的一切，不加选择全都一起冲走。最崇高的思想和最平淡的想法，光怪陆离的念头和弗洛伊德式的观念，神学著作和淫秽文字，抒情的典雅词句和马车夫的粗鄙俚语，全都混杂在一起——但它并不

---

<sup>①</sup> 参见《浮士德》第一部。